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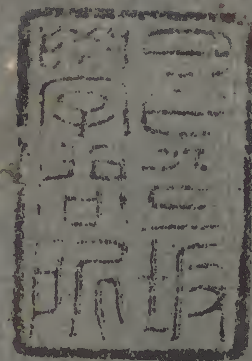
# 唐書

列傳  
卷自百六十四至百六十六

漢書門			
八	一	二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八	二	二	漢
函	五	五	書
五	八	六	冊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56	
冊數	82 ( 61 )		
函號	281	7	



傳之廿二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巖三崔盧二薛衛胡丁二王殷列傳第八十九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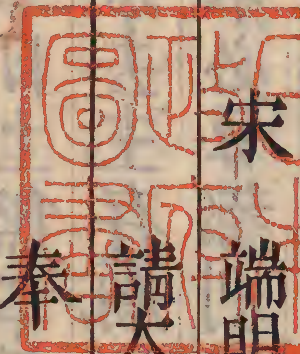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擢明經  
遭父喪孝聞鄉里調國子直講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  
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  
等授左拾遺肅宗次靈武再遷起居郎贊善大夫史館  
脩撰兼集賢殿校理脩國史儀注以貧求解歷同州長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 一 下村讎刻



舊書猶  
作所以  
二字天  
上有神  
無二主  
四字

史潤州別駕未幾有事橋陵建陵召還參掌儀典改主  
客員外郎復兼脩撰代宗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  
人疲敝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時百官朝朔  
望皆服袴褶崇敬非之建言三代逮漢無其制隋以來  
始有服者事不稽古宜停詔可又言東都太廟不當置  
木主按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栗主則瘞桑主猶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本武后所建以祀諸武  
中宗去主存廟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且商遷都前八後  
五不必每都別立神主也若曰神主已經奉祀不得一  
日而廢則桑主以虞至練祭而埋之明是不然時有方

舊書  
下有記  
字

士巨彭祖建言唐家土德請以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  
官儒者雜議崇敬議禮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祀黃  
帝黃帝於五行爲土而火爲母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  
三季月則否彭祖牽緯候說事詭不經不可用又議五  
人帝於國家爲前後無君臣義天子祭宜毋稱臣祭而  
稱臣於天帝無異又春秋釋奠孔子祝版皇帝署北面  
揖以爲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於師尚父行東面之禮  
事皆施行大曆初授倉部郎中充弔祭冊立新羅使海  
道風濤舟幾壞衆驚謀以單舸載而免答曰今共舟數  
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選風息先是使外國多齎金

寬延元年

卷一百一十四

禮部

七

禮部

舊書以  
學問有  
國字與  
作及正  
作稱

帛質舉所無崇敬囊橐惟衾衣東夷傳其清德還授國  
子司業兼集賢學士八年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亂  
廣州監察御史憚之請望祀而還崇敬正色曰君命豈  
有畏邪遂往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敬以學與  
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壅水  
環繚如璧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為  
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學省漢光武立  
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  
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唯有國子學隋大業  
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為

辟雍省祭酒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栴簾大版今  
學不教樂於義無當請以祭酒為太師氏位三品司業  
為左師右師位四品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顯  
門廢業傳受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為大經周官儀  
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  
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  
論語依章疏講解德行純絜文詞雅正形容莊重可為  
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  
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  
徒有差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律館算館助教請皆罷

寬延元年

教授法學生謁師費用服脩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  
 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酌酒三爵止乃發  
 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為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晡請益  
 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  
 月試時考歲貢賦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上下有  
 不率教者擯楚之國子移禮部為太學生太學又不變  
 徙之四門四門不變徙本州之學復不變繇役如初終  
 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  
 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  
 經十得八為通策三道以本經對通二為及第其孝行

舊書言  
下有於  
習業之  
下五字  
試日作  
省試之  
日一二  
作兩道

冊存元  
龜命上  
有朝字  
邊上有  
崇敬以  
本官兼  
御史大  
夫十字

聞鄉里者舉解具言試日義闕一二許兼收焉天下鄉  
 貢如之習業考試並以明經為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  
 有詔尚書省集百官議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省禁  
 非外司所宜名周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名  
 辟雍省太師氏大抵憚改作故無施行者坐史給稟錢  
 不實貶饒州司馬德宗立召還復拜國子司業稍遷翰  
 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充皇太子侍讀又兼晉王元帥參  
 謀封餘姚郡公田悅李納稟命持節宣慰稱旨表歸上  
 冢寵賜繪帛儒生以為榮遷工部尚書仍前職年老以  
 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宣論

寬延元年

下亦翻刻

譔數十篇子登

登字冲之事繼母篤孝大曆中舉孝廉高第貞元初策  
 賢良為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德宗欲遂以相右補闕熊  
 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  
 難獨處故同列有所諫正輒聯署無所回諱轉右補闕  
 起居舍人凡十五年僚類有出其下而進趨自喜得顯  
 官惟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遠權勢終不以淹晚槩懷  
 遷兵部員外郎順宗為皇太子登父子侍讀及即位以  
 東宮恩超拜給事中遷工部侍郎復為皇太子諸王侍  
 讀獻龍樓箴以諷徙左散騎常侍入謝憲宗問政所先

舊書淹  
 晚作淹  
 連舉作  
 介

登知帝睿而果于斷勸順納諫爭內外傳為讜言後判  
 國子祭酒事進工部尚書累封長洲縣男卒年六十七  
 贈太子少師諡曰憲登性溫恕家僮為馬所蹠答折馬  
 足登知不加責有遺金石不死藥者給曰已嘗及登服  
 幾死訊之乃未之嘗人皆為怒而登不為愠常慕陸象  
 先為人世亦許其類云子融

融字章之元和中及進士第累遷左拾遺事文宗為翰  
 林學士進至戶部侍郎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  
 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火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  
 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

寬延元年

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刻生人受敝罪  
 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代貧民租入詔不從置錢河陰  
 院以虞水旱初戶部員外郎盧元中左司員外郎判戶  
 部案姚康受平糴官秦季元絹六千匹貸乾沒錢八千  
 萬俱貶嶺南尉數年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子弟受  
 賕三百萬未入者半帝問融益所犯與盧元中姚康孰  
 甚對曰元中等枉失庫錢益所坐子弟受賄事異法輕  
 故益止貶梧州參軍融遷京兆尹李固言為相惡之徙  
 秘書監固言罷擢權知兵部侍郎歲間出為山南西道  
 節度使徙東川還歷兵部尚書累封晉陵郡公會昌後

儒臣少朝廷禮典多本融議辭疾以太子少傅分司東  
 都大中七年卒贈尚書左僕射

奚陟字殷卿其先自譙亳西徙故為京兆人少篤志通  
 羣書大曆末擢進士文辭清麗科授弘文館校書郎德  
 宗立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使吐蕃表陟自副以親老  
 辭不拜楊炎輔政召授左拾遺居親喪毀瘠過禮朱泚  
 反走間道及車駕于興元拜起居郎翰林學士不就職  
 賊平改太子司議郎歷金部吏部員外會左右丞缺轉  
 左司郎中貞元八年遷中書舍人於是江南淮西皆大  
 水詔陟勞問循慰所至人人便安中書吏倚宰相勢常

姑息獨陟遇之無假借先是右省雜給貶職由稟主事  
與拾遺等陟以奉稍爲率由是吏官有差中書令李晟  
有紙筆猥料積于省宅日以遺舍人而雜事舍人常私  
有之陟均舍寮無厚薄雖細務皆身親其勞又益彊力  
人以為難遷刑部侍郎京兆尹李充有美政裴延齡惡  
之誣劾充比陸贄數遺金帛當抵罪又乾沒京兆錢六  
十八萬緡請付比部鈎校時郎中崔元翰怨贄揣延齡  
指逮繫榜掠甚急內以險文陟持平無所上下具獄上  
且言京兆錢給縣館傳餘以度支符用度略盡充既免  
元翰不得意以恚死陟尋知吏部選事遷侍郎銓綜平

允時謂與李朝隱略等不能摘發清明如裴行儉盧從  
愿也十五年病癱帝遣醫療視敕曰陟賢臣爲我善治  
之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陟少自底厲著名節常薦  
權德輿爲起居舍人知制誥楊於陵爲郎中其後皆有  
名子敬玄位在補闕

崔衍字著深州安平人父倫字叙居父喪跣護柩行千  
里道路爲流涕廬冢彌年服除及進士第歷吏部員外  
郎安祿山反陷于賊不汙僞官使子弟間表賊事賊平  
下遷晉州長史李齊物訟其忠授長安令封武邑縣男  
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涇



舊書節  
每多取  
子母錢  
使其主

州逼為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邏娑城閱六歲終不  
屈乃許還代宗見之為感動嗚咽即具陳虜情偽山川  
險易指畫帝前人服其詳遷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賓  
客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諡曰敬衍天寶末擢明經  
調富平尉繼母李不慈倫自吐蕃歸李散衣以見問故  
曰衍不吾給倫怒召衍將袒而覲之衍涕泣無所陳倫  
弟殷趨白衍所稟舉送夫人所尚何云倫悟繇是諧無  
入調清源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觀察使馬燧表其能  
徙美原父卒事李益謹歲為李子郃償負不勝計故官  
刺史妻子僅免飢寒歷蘇虢二州虢居陝華間而賦數

以契書  
徵負子  
衍衍載  
為償之

倍入衍白太重裴延齡領度支方聚斂私謂衍前刺史  
無發明公當止衍不聽復奏州部多巖田又郵傳劇道  
屬歲無秋民舉流亡不蠲減租額人無生理臣見長吏  
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陛下不憂恤也患申請不實  
不患朝廷不矜貸也陛下拔臣大州寧欲視民困而顧  
望不言哉德宗公其言為詔度支減賦遷宣歙池觀察  
使簡靜為百姓所懷幕府秦聘皆有名士後多顯于時  
卒年六十九贈工部尚書衍儉約畏法室無妾媵祿稍  
周於親族葬埋嫁娶倚以濟者數十家及卒不能藏喪  
表諸朝賜賻帛三百段米粟稱之先是天下以進奉結

寬延元年

通鑑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

八

下寸飛刊

主恩州藏耗竭草臯劉贊裴肅爲之倡贊死衍代之舊  
貢金錫凡十八品皆倍直市于州民匱多逃去衍至蠲  
革之居十年嗇用度府庫充衍及穆贊代州以錢四十  
萬緡假民賦故雖旱人不流捐由衍蓄積有素也路應  
爲觀察使以衍有惠在民言狀元和元年詔書褒美賜  
一子官云諡曰懿

盧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少孤學無不覽第進士宏  
辭授秘書郎張延賞節度荆南表爲枝江尉掌書記入  
遷右補闕朱泚反景亮勸德宗曰陛下罪已不至則感  
人不深帝然之景亮志義卒然多激發與穆質同在諫

舊唐書  
作散

爭地書數上鯁殺無所回宰相李泌劾景亮等嘗衆  
會漏所上語言引善在已卽有惡歸之君帝怒貶爲  
朗州司馬質亦斥去廢抑二十年至憲宗時由和州  
別駕召還再遷中書舍人景亮善屬文根於忠仁有  
經國志嘗謂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土天下可爲也  
乃興軒頊以來至唐刻治道之要著書上下篇號二  
足記又作答問言輓運大較及陳西戎利害切指當  
世公卿伏其達古今云元和初卒贈禮部侍郎憲宗  
時以直諫知名者又有王源中字正蒙擢進士宏辭  
累遷左補闕是時中官領禁兵數亂法捕臺府吏屬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九

下才飛

繫軍中源中上言臺憲者紀綱地府縣責成之所設  
吏有罪宜歸有司無令北軍亂南衙麾下重於仗內  
帝納之累轉戶部郎中侍郎擢翰林學士進承旨學  
士源中嗜酒帝召之醉不能見及寤憂其慢不悔不  
得進也他日又如之遂失帝意以疾自言出為山南  
西道節度使入拜刑部侍郎未幾領天平節度使開  
成三年卒贈尚書右僕射源中澹名利率身治人約  
而簡當時咨美

薛萃河中寶鼎人七世祖道實為隋禮部尚書父順為  
奉天尉與楊國忠有舊及用事將引之輒謝絕萃以吏

舊言敬  
作儉

最拜長安令歷虢州刺史憲宗時奏最擢湖南觀察使  
徙浙東以治行遷浙西加御史大夫累封河東郡公所  
居守法度務在安人治身殼薄所衣綠袍更十年至緋  
衣乃易居三鎮聲樂不聞于家所得祿即分散親屬故  
人而無餘藏除左散騎常侍年七十致仕是時有年過  
萃不肯去故論者高萃居四年卒贈工部尚書諡曰宣  
萃於文章中長於詩兄芳有器幹萊與萃其母代宗從  
母也以外戚奉朝請皆贊善大夫萃子膺大和初為右  
補闕內供奉其弟齊佐興元李絳幕府絳遇害齊死于  
難膺聞不及請馳赴之哀甚聞者垂泣後歷工部員外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下村飛

郎

衛次公字從周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禮部侍郎潘炎異之曰國器也高其弟調渭南尉嚴震在興元辟佐其府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中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德宗崩與鄭絪皆召至金鑾殿時皇太子久疾禁中或傳更議所立衆失色次公曰太子雖久疾冢嫡也內外係心久矣必不得已宜立廣陵王絪隨贊之議乃定順宗立王叔文等用事輕弄威柄次公與絪多所持正知禮部貢舉斥華取實不爲權力侵撓由中書舍人充史館脩撰改兵部侍郎絪以宰相罷坐與善下除太子賓客久乃

舊書持作匡

爲陝虢州觀察使蠲橫租錢歲三百萬復入爲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孫皆以負不得調次公召見日子之祖勳在王府寧限常格乎卽優補而遣進尚書左丞時方討蔡數建請罷兵帝將相之制稟具而蔡捷書至乃追止以檢校工部尚書爲淮南節度使久之召還道病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少傅諡曰敬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游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絜子沫舉進士尚臨眞公主檢校秘書少監駙馬都尉文宗曰沫起名家以文進宜諫官寵之乃爲左拾遺歷義成節度使

咸通中卒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客毗陵陽羨山年四十餘不仕江西觀察使李衡辟署幕府三返乃肯應故宰相齊映代衡奏留之府罷復歸陽羨福建觀察使柳冕辟佐其府先是馬總佐鄭滑府監軍宦人誣劾之貶泉州別駕冕欲除總以附侍家即使戎攝刺史按置其罪戎曰以是待我邪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還白其狀冕怒據案引戎入戎叱引者曰見賓客乃爾乎由東廂進冕度未可屈揖而去囚之它館環兵脅辱之累月戎終不為屈淮南節度使杜佑聞之書責冕會冕亦病死

得解自放江湖間復為藩府交奏稍遷河南令吐突承瓘討鎮州所過吏迎廷畏不及治道前驅惟戎境內按故無所治迺留府卒犯令者縛置獄留守怒遣將略出之不與累遷浙東觀察使所部州觸酒禁者罪當死橘未貢先鬻者死戎弛其禁卒治下年七十五贈左散騎常侍戎為吏不尚約束詭名譽其有善歸之所部故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悉奉稟調濟內外親無疏遠皆歸之既病以所有分遺之曰吾死矣可持為歸資眾皆哭而去

第放端厚寡言第進士擢累兵部郎中穆宗為太子拜

寬延元年

侍讀及卽位參贊機命帝謂曰小子新立懼不克荷先生宜相以輔不逮放叩頭曰臣庸淺不足塵大任自有賢能處之帝美其誠進工部侍郎集賢學士寵待尤至改刑部侍郎帝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宮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爲注訓蓋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帝曰聖人以孝爲至德要道信然終江西觀察使諡曰

簡

胡証字啓中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第渾瑊美其才又以鄉府奏寘幕下繇殿中侍御史爲韶州刺史以母老辭爲太子舍人更從襄陽于頔署掌書記入爲戶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內屬請使自副詔兼御史中丞爲弘正副使入遷諫議大夫元和九年党項屢擾邊而單于都護府累更武將職事廢証以儒而勇選拜振武軍節度使道河中時趙宗儒爲帥以州民入謁里人榮之居四年召任金吾大將軍又充京西京北巡邊使太和公主降回鶻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和親使舊制行人有私覲

禮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納貲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  
受省費以絕鬻官之濫次漠南虜人欲屈脅之且言使  
者必易胡服又欲主便道疾驅者証固不從以唐官儀  
自將訖不辱命還拜工部侍郎改京兆尹左散騎常侍  
實曆初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固辭拜嶺南節度使卒年  
七十一贈尚書右僕射廣有船貝奇寶証厚殖財自奉  
養奴數百人營第脩行里彌旦閭陌車服器用珍侈遂  
號京師高訾素與賈餗善李訓敗衛軍利其財聲言餗  
匿其家爭入剽劫執其子澱內左軍至斬以徇証旅力  
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証聞突

入坐客上引觥三醕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櫟  
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醕者以此擊  
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  
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時人稱其俠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隣媪抱  
子哀感不肯食請於父緒願絕粒學老子道父聽之稍  
長父勉救就學舉明經高第授集賢校書郎不滿秩輒  
去侍養于家父喪負土作家貌力癯瘠見者憂其死孝  
觀察使薛平表上至行詔刺史弔問賜粟帛旌闕其閭  
淮南節度使李吉甫表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校理會入

寬延元年

輔政擢爲右補闕遷直學士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  
太子諸王訓十篇穆宗立未聽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  
且許以相公著陳讓牢切乃擢給事中遷工部侍郎知  
吏部選事公著內知帝欲進用故辭疾求外遷授浙西  
觀察使徙爲河南尹治以清靜聞四遷禮部尚書翰林  
侍講學士長慶中浙東災癘拜觀察使詔賜米七萬斛  
使賑饑捐父之入爲太常卿大和中以病丐身還鄉里  
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公著清約守道每進一官  
輒憂見顏間四十喪妻終身不畜妾及卒天下惜之  
崔弘禮字從周系出博陵北齊左僕射懷遠六世孫磊

磊有大志通兵略過宣武從劉玄佐獵夷門玄佐酒酣  
顧曰崔生獨不知此樂邪弘禮笑曰我固喜武請爲公  
歡玄佐臂鷹與弘禮馳逐急緩在手一軍驚曰安得此  
奇客玄佐大悅欲留之固辭厚爲資餉至京師所善李  
觀病且死弘禮殫褚爲治喪葬畢乃去及進士第平判  
異等靈武李樂表爲判官以親老不應更署東都留守  
呂元膺參謀時天子討蔡李師道謀襲洛脅沮朝廷以  
釋蔡危弘禮爲箱揣賊情部分設張東都卒無患遷留  
守判官擢忻汾二州刺史田弘正請朝表弘禮徙衛州  
兼魏博節度副使伐李師道弘正多所吝逮還魏博又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十五 杜審  
表爲相州刺史長慶初張弘靜鎮幽州詔弘禮往副未  
及行軍亂改絳州刺史李宓反于汴詔徙河南尹倚以  
捍賊遷河陽節度使治河內秦渠溉田千頃歲收八萬  
斛徙華州刺史改天平節度使李同捷叛與李聽合師  
討之至濮州大將李萬瑀劉宋擁兵自固弘禮表萬瑀  
守沂州宋守黃州奪其兵擊賊禹城破之獲鎧裝數十  
萬時徐泗節度使王智興檄兗海鄆曹淄青當徐道者  
出車五千乘轉粟饋軍弘禮度道遠乃自兗開盲山故  
渠自黃隊抵青丘師人大濟李祐以鄭滑兵三千入齊  
而潰弘禮悉斬之爲出鄆兵三千祐遂大破賊尸藉十

餘里祐望鄆拜曰活我者崔公也加檢校尚書左僕射  
徙東都留守召還以病自乞改刑部尚書復爲留守卒  
年六十五贈司空弘禮短於治民少愛利晚頗務多積  
素議毗之

崔玄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貞元初擢進士第累署諸  
鎮幕府父喪客高郵臥苦終制地下溼因得痺病不樂  
進取元和初召爲監察御史累轉馬部員外郎清慎介  
特澹如也稍遷密歛二州刺史歛人馬牛生駒犢官籍  
蹄噉故吏得爲姦玄亮焚其籍一不問民山處輸租者  
苦之下令許計斛輸錢民賴其利歷湖曹二州辭曹不

拜太和四年錄太常少卿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爲宿望  
拜右散騎常侍每遷官輒讓形於色鄭注構宋申錫捕  
逮倉卒內外震駭玄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  
言文宗未諭玄亮置笏在陛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  
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  
後察之乃寘於法今殺一凡庶當稽典律況欲誅宰相  
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不爲申錫言也俯伏流涕帝感  
悟衆亦服其不撓繇此名重朝廷頃之移疾歸東都召  
爲虢州刺史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玄亮晚好黃老  
清靜術故所居官未久輒去遺言山東士人利便近皆

命  
葬兩都吾族未嘗遷當歸葬滄陽正首丘之義諸子如

王質字華卿五世祖通爲隋大儒質少孤客壽春力耕  
以養母講學不勗諸生從授業者甚衆年逾四十偃蹇  
無進取意姻友苦勸以仕乃舉進士中甲科繇秘書省  
正字累佐帥府五遷侍御史繇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再  
轉諫議大夫宋申錫之得罪質與諫官伏閣文宗開延  
英召見泣涕陳諫帝稍寤申錫得不死爲宦豎所惡出  
虢州刺史李德裕素器之擢給事中河南尹徙宣歙觀  
察使卒年六十八贈左散騎常侍諡曰定質清白畏慎

爲政必先究風俗所至有惠愛雖與德裕厚善而中立  
自將不爲黨奏署幕府者若河東裴夷直天水趙普隴  
西李行方梁國劉蕡皆一時選云

殷侑陳州人幼有志於學不治貲產長通經術以講道  
爲娛貞元末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擢太常博士元和  
八年回鶻請和親朝廷以仰賞廣劇欲紆以期詔侑宗  
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盛陳甲兵欲臣使者  
侑不爲屈已傳命虜責其倨宣言欲留不遣衆色怖侑  
徐曰可汗唐婿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  
也虜憚其言不敢逼還遷虞部員外郎王承宗叛遣侑

招諭承宗聽命進諫議大夫侑論朝廷治亂得失前後  
凡八十四通以語切出爲桂管觀察使寶曆元年徙江  
西所至以潔廉稱入爲衛尉卿文宗卽位李同捷叛而  
王廷湊陰爲唇齒兵久不解詔五品以上官議尚書省  
帝銳欲討賊羣臣無敢異論者獨侑請舍廷湊而專事  
同捷且言願以宗社安危爲計善師攻心爲武舍垢安  
入爲遠圖網漏吞舟爲至誠帝不納然內嘉尚同捷平  
以侑嘗爲滄州行軍司馬遂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瘵  
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荆棘侑單身之官安足麤淡  
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爲治歲中流戶襁屬而還遂爲營

舊書所  
作給

田<sub>二</sub>耕牛二萬<sub>一</sub>詔度支賜帛四萬匹<sub>一</sub>佐其市<sub>一</sub>初州兵三  
 萬<sub>一</sub>仰稟度支<sub>一</sub>侑始至一歲<sub>一</sub>自以賦入<sub>一</sub>贍其半<sub>一</sub>二歲<sub>一</sub>則周  
 用<sub>一</sub>乃奏罷度支<sub>一</sub>所賜戶口<sub>一</sub>滋饒<sub>一</sub>詹儲盈腐<sub>一</sub>上下便安<sub>一</sub>請  
 立石<sub>一</sub>紀政<sub>一</sub>以勞<sub>一</sub>加檢校吏部尚書<sub>一</sub>六年<sub>一</sub>徙天平節度<sub>一</sub>自  
 李師道亂<sub>一</sub>朝廷雖析三鎮<sub>一</sub>然務安<sub>一</sub>反側<sub>一</sub>賦入盡為軍<sub>一</sub>資  
 無輸王府者<sub>一</sub>侑以餉軍<sub>一</sub>有贏<sub>一</sub>當上送官<sub>一</sub>乃裁制經費<sub>一</sub>歲  
 以錢十五萬<sub>一</sub>緡粟五萬石<sub>一</sub>歸有司<sub>一</sub>加檢校尚書右僕射<sub>一</sub>  
 御史大夫<sub>一</sub>溫造劾<sub>一</sub>侑違制擅賦<sub>一</sub>斂民為無名之獻<sub>一</sub>詔以  
 庾承宣<sub>一</sub>代還<sub>一</sub>會濮州掾<sub>一</sub>崔元武受吏<sub>一</sub>賕<sub>一</sub>又率屬邑<sub>一</sub>奉錢  
 增私馬<sub>一</sub>估<sub>一</sub>售官<sub>一</sub>疊三罪<sub>一</sub>計<sub>一</sub>絹百二十匹<sub>一</sub>大理以<sub>一</sub>入私馬

一重削三官<sub>一</sub>刑部覆訊<sub>一</sub>當流<sub>一</sub>未決<sub>一</sub>侑奏<sub>一</sub>三犯不同<sub>一</sub>坐所  
 重律<sub>一</sub>頻贓者累論<sub>一</sub>元武犯<sub>一</sub>皆枉法<sub>一</sub>當死<sub>一</sub>詔用覆訊<sub>一</sub>流元  
 武<sub>一</sub>賀州<sub>一</sub>帝嘉侑守<sub>一</sub>法<sub>一</sub>進刑部尚書<sub>一</sub>以造所奏<sub>一</sub>不直<sub>一</sub>復用  
 為天平節度<sub>一</sub>開成元年<sub>一</sub>再召為刑部尚書<sub>一</sub>時李訓鄭注  
 已誅<sub>一</sub>帝問侑<sub>一</sub>治安術<sub>一</sub>侑言<sub>一</sub>朝廷宜任耆德<sub>一</sub>毋輕用新進<sub>一</sub>  
 帝善之<sub>一</sub>賜絲三百匹<sub>一</sub>初鹽鐵度支使屬官<sub>一</sub>悉得以罪人  
 繫在所<sub>一</sub>獄<sub>一</sub>或私置牢院<sub>一</sub>而州縣不聞<sub>一</sub>知歲千百數<sub>一</sub>不時  
 決<sub>一</sub>侑奏<sub>一</sub>許州縣糾列<sub>一</sub>所繫<sub>一</sub>申本道觀察使<sub>一</sub>并具獄<sub>一</sub>上聞  
 許之<sub>一</sub>賜黃金十斤<sub>一</sub>以酬直<sub>一</sub>言<sub>一</sub>涇原節度使朱叔夜<sub>一</sub>坐侵  
 牟士卒<sub>一</sub>贓數萬家<sub>一</sub>畜兵器<sub>一</sub>罷為左武衛大將軍<sub>一</sub>侑薄其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

十八

下木翻刻

罪天子由是疏之賜叔夜死出侑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坐減兵不先論啓左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領忠武  
軍節度卒年七十二贈司空侑以經術進臨事銳敏有  
彊直名晚節內冀台輔稍務交結而素望少衰云孫盈  
孫

盈孫廣明初為成都諸曹參軍僖宗至蜀聞有禮學擢  
太常博士光啓二年帝將還京而七廟焚殘告享無所  
盈孫白宰相始乘輿西有司盡載神主以行至鄠悉為  
盜奪今天子還宮宜前具其禮宰相建言脩復宗廟功  
費廣請與禮官議時佻博士不在獨盈孫從議曰故廟

長安殿  
冊府元  
龜作長  
慶殿

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庸廣袤稱之今朝廷多  
難宜少變禮按至德時作神主長安殿饗告如宗廟廟  
成乃耐今正衙外無屯殿伏聞詔旨以少府監寓太廟  
請因增完為十一室其二太后廟權舍西南夾廡須廟  
成議遷詔可自是神主樂縣皆所制定舊學禮家當其  
議龍紀元年昭宗郊祠兩中尉及樞密皆以宰相服侍  
上盈孫奏言先世典令無內官朝服侍祠必欲之當隨  
所攝資品雖無援據猶免僭逼詔可時喪亂後制度彫  
紊追補容典皆盈孫折衷焉終大理卿贈吏部尚書  
王彥威其先出太原少孤家無貲自力於學舉明經甲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十一

王彥威

科淹識古今典禮未得調求爲太常散吏卿知其經生  
補檢討官彥威采獲隋以來下訖唐凡禮沿革皆條次  
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有詔拜博士憲宗以正月崩有  
司議葬用十二月下宿彥威建言天子之葬七月春秋  
之義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葬一人故過期不  
葬則譏之高祖中宗葬皆六月太宗四月高宗九月睿  
代二宗皆五月德宗十月順宗七月惟玄肅二宗皆十  
二月有爲爲之非常典也且葬畢而虞虞而卒哭卒哭  
而祔皆卜日今葬卜歲暮則畢祔在明年正月是改元  
慶賜皆廢矣有詔更用五月淮南李夷簡上言大行皇

家一本  
作象

帝功高宜稱祖穆宗下其議彥威奏古者始封爲太祖  
由太祖而降則又祖有功宗有德故夏人祖顓頊而宗  
禹商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魏晉而下  
務欲推美自始祖外並建列祖之議叔世亂家不可以  
爲訓唐本周禮以景皇帝爲太祖祖神堯而宗太宗自  
高宗後咸稱宗以爲成法不然太宗致升平玄宗清內  
難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當本三代  
之制黜魏晉亂法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可又舊事祔廟  
必告於太極殿然後奉主入廟既事則已而有司祔主  
畢又還告太極殿彥威以爲不可執政怒坐祝辭誤奪

二季俸削一階，彥威終不回。屈後累擢，司封郎中弘文館學士、諫議大夫、李師道既平，其十二州賦法未均，詔彥威爲勘定兩稅使，差量纖悉，人不爲煩，還兼史館脩撰，興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父，興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議減死，彥威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殺，是教殺人，有詔貸死，彥威詣宰相據法爭論，下遷河南少尹，俄改司農卿，李宗閔執政，雅善之，進拜平盧節度使，開成初，召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彥威於儒學固該，邃亦善吏事，但經總財用，出入米鹽，非所長也，而性剛

訐，自恃嘗見文宗，顯奏曰：「百口家知有歲計，而軍用一切可不謹邪？」臣按見財量入，以爲出，隨色占費，終歲用之，無毫釐差，假令臣一旦迷愚，欲自欺沒，亦不可得。因上占額圖，又言至德迄元和，天下觀察者十，節度者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大都通邑皆有兵，最凡八十餘萬，長慶籍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率三戶資一兵，今舉天下之入，歲三千五百萬，上供者三之一，又三之二，則衣賜仰給焉，自留州留使外，餘四十萬，粟皆仰度支，又爲供軍圖，上之，彥威雖自謂捷視姦員，著定其費，於利害無益也，始神策軍多以稟縑於度支。

取直吏私增賈厚給之經用益耗開成初有詔禁止時  
宦者仇士良魚弘志方用事彥威乃奏復與直悅媚士  
良等又劾王播貢羨贏以冀速進會邊兵訢所賜不時  
縑皆敝惡攝吏送臺獄而彥威視事自如及詔停務始  
惶恐就第貶衛尉卿俄檢校禮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  
毀山房三千餘所盜無所容徙節宣武封北海縣子性  
彊敏善著書頗行于時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靖

贊曰韓愈稱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  
以門人爲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者  
句龍棄以功孔子則以德固自有次第崇敬乃請東揖

以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  
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顏回爲庶幾其從於陳  
蔡者亦各有號出於一時後世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  
子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於十人坐而祀之始於  
開元非特牽於一時之稱號記曰祭有其舉之莫敢廢  
也如崇敬誠不知禮尊君以媚世歷朝循而不改矣伯  
高之語柳宗元志之於其書必有辨其妄者



唐書卷一百六十四終  
及傳  
三十一  
才翻亥

唐書卷一百六十四終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善  
德秀友  
慈與元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三世皆顯宦餘慶少善屬

文擢進士第嚴震帥山南西道奏置幕府貞元初還朝

擢庫部郎中為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選浮屠

法湊以罪為民訴闕下詔御史中丞宇文邕刑部侍郎

張彧大理卿鄭雲逵為三司與功德判官諸葛述參按

寬延元年

舊書頌  
作邱下

舊書議  
云佑私  
呼為滑  
八

述故史也餘慶劾述猥賤不宜與三司雜治時避其言  
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  
多傳經義素善度支使于頔凡所陳必左右之頔坐事  
貶又歲旱饑朝廷議賑禁衛十軍為中書史漏言疊二  
忤故貶郴州司馬順宗以尚書左丞召會憲宗立即其  
官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  
琦相倚為姦每宰相議為光琦沮變者令渙往請必得  
由是四方貲餉奔委之弟冰至官刺史杜佑鄭綱執政  
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  
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罷為太子賓客後渙以贖

舊書謝  
上有中  
字

敗帝寢聞叱去事善之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醫  
工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散  
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微幸路不可權者不悅改太子  
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自朱泚亂都輦數驚太常肄樂禁  
用鼓餘慶以時久平奏復舊制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時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  
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吏以軍功借賜朱  
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  
廷而少衣綠者品服大濫人不以為貴帝亦惡之始詔  
餘慶條奏懲革遷尚書左僕射僕射比非其人及餘慶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十一

木 番 亥

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  
前載乃詔爲詳定使俾參裁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爲  
副崔鄴陳佩楊嗣復度敬休爲判官凡損增儀矩號稱  
詳衷俄拜鳳翔尹節度鳳翔復爲太子少師封滎陽郡  
公兼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  
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  
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年七十五贈太保諡曰貞帝以  
其貧特給一月奉料爲贈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仕  
四朝其祿悉賜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麤狹至官府乃  
開肆廣大常語入日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

大抵中外姻嫁其禮獻皆親閱之後生內謁必引見諄  
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  
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  
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誠使曰是  
家貧不可妄求取議者或詆其沽激餘慶不屑也奏議  
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嘗  
其不適時與從父細家昭國坊細第在南餘慶第在北  
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子澣

澣本名澣避文宗故名改焉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  
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澣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

舊書觀  
察使作  
廉使

賀遷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時刺史或迫吏下紀功愛  
添請責觀察使以杜其欺餘慶為僕射避除國子博士  
史館脩撰文宗立入翰林為侍講學士帝使粹擷經史  
為要錄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擿問之隨卽酬析無留  
答因賜金紫服累進尚書左丞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始餘慶在興元創學廬澣嗣完之養生徒風化大行以  
戶部尚書召未拜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宣  
四子處晦從讜尤知名

處晦字廷美文辭秀拔仕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宣武  
節度使卒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處晦謂未詳更撰

明皇雜錄為時盛傳

從讜字正求及進士第補校書郎遷累左補闕令狐綯  
魏扶皆澣門生數進譽之遷中書舍人咸通中為吏部  
侍郎銓次明允出為河東節度使徙宣武以善最聞改  
領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召天下兵進援會龐  
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讜募土豪署其酋右職為  
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僖宗立召為刑部尚書久之  
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沙陀都督李國昌  
間邊多虞入據振武雲朔等州南略太谷河東節度使  
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之戰數負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

三

下十飛川

傳主斬軫以徇彥球所部反攻傳主殺之劫府庫爲亂  
朝廷以爲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從讜檢校司徒以宰  
相秩復爲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詔自擇參佐從讜  
卽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勳員外  
郎趙崇爲節度觀察府判官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  
遺李渥掌書記長安尉崔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  
比太原爲小朝廷言得才多也時承軍亂剽效日旁午  
從讜旣視事姦無度情乃推捕反賊誅其首惡以彥球  
本善意且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曠無餘猜故得其  
死力渠凶宿狡不敢發發又輒得士皆寒毛惕伏會黃

舊書比  
作目

舊書險  
謂作傳  
城而呼

巢犯京師帝駐梁漢詔從讜發部兵屬北面招討副使  
諸葛爽入討從讜團士五千遣將論安從爽而李克用  
謂太原可乘以沙陀兵奄入其地壁汾東釋言討賊須  
索繁仍從讜以餼醪犒軍克用諭謂曰我且引而南欲  
與公面約從讜登城開勉感槩使立功報天子厚恩克  
用辭窮再拜去然陰縱其下肆掠以撼人心從讜追安  
使與將王蟾高弁等踵擊亦會振武契苾通至與沙陀  
戰沙陀大敗引還卽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擅還從讜合  
諸將命持安出斬之鞠場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擊  
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繇嵐右並河而南獨克用從數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 五十一 才齋  
百騎過辭城下從讜以名馬器幣歸之明年賊平詔克  
用伐頽河東克用使來曰方省親鴈門願公徐行從讜  
卽日以監軍周從寓知兵馬留後掌書記劉崇魯知觀  
察留後敕克用至按籍效之乃行黃頭軍以糧少劫其  
貲從讜間走絳州方道梗不通數月召拜司空復秉政  
進太傅兼侍中從帝至興元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  
還第卒諡文忠從讜進止有禮法性不矜滿沈毅有謀  
在汴時以處晦歿於鎮訖代不奏樂牙中識陸扆於後  
生數稱譽之扆後位宰相張彥球者拳摯善斷累破虜  
有功奏爲行軍司馬後署金吾將軍初盜流中原沙陀

彊悍而卒收其用者蓋從讜爲太原重也時鄭畋以宰  
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衡賊尤憚之號  
二鄭云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  
山以養母不于州里轉運使劉晏奏補寧陵宋城尉山  
南節度使張獻誠表南鄭丞皆謝不應大曆中以諷諫  
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以拔萃爲萬年尉  
崔祐甫爲相擢左補闕出爲涇原帥府判官入拜侍御  
史刑部員外郎以母喪解訖喪遷吏部貞元初詔擇十  
省郎治畿赤珣瑜檢校本官兼奉先令明年進饒州刺

史入爲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爲河南尹未入境會  
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贄  
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未  
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靜惠下  
賤斂貴發以便民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  
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僦運勞凡迎  
送敕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  
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詔約者珣瑜輒挂壁不酬至軍  
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爲急公可不報珣瑜  
曰武士統戎多恃以取求苟以爲罪尹宜坐之終不爲

萬人產疹也故下無怨讟時謂治河南比張延賞而重  
厚堅正過之復以吏部侍郎召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李實爲京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  
府緡帛入有素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邪具  
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順宗立即遷吏部尚書王叔文  
起州吏爲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奄人攘撓政機韋  
執誼爲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  
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  
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饗以待頃之  
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

馬歸臥家不出七日罷爲吏部尚書亦會有疾數月卒  
年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大常博士徐復謚文獻兵部  
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謚非春秋之正請更  
議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慎靜周也文終文成  
漢也況珣瑜名臣二謚不嫌巽曰謚一正也堯舜是也  
二謚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于覃

覃以父蔭補弘文校書郎擢累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  
官爲和糴使覃奏罷之穆宗立不卹國事數荒昵吐蕃  
方疆覃與崔鄭等廷對曰陛下新卽位宜側身勤政而  
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狙候中國假令緩急

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縢所出固民膏  
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備邊毋  
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  
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  
忠也因詔覃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爲我言者當見卿  
延英時閣中奏義廢至是士相慶王承元徙鄭滑節度  
使鎮人固留不出承元請以重臣勞安其軍詔覃爲宣  
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始鎮人慢甚及覃傳詔開勗  
大義軍遂安承元乃得去寶曆初擢京兆尹文宗召爲  
翰林侍講學士進工部侍郎覃於經術該深諄篤守正



帝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爲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爲侍講學士德裕既相以爲御史大夫帝嘗謂殷侑善言經其爲人鄭覃比也宗閔猥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覃侑之言它人不欲聞惟陛下宜聞之俄德裕罷宗閔復用覃錄戶部尚書下除祕書監宗閔得罪遷刑部尚書進尚書右僕射判國子祭酒李訓誅帝召覃視詔禁中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滎陽郡公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

辭又言文人多桃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耶且設是科二百年渠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因指香案爐曰此始華好用乂則晦不治飾何由復新覃曰救世之救在先責實比皆不攝職事至慕王夷甫以不及爲靳此本干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爲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爲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衍故卒歸於亂章什

議諛願陛下不取也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  
豈當時屈人邪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  
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  
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  
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  
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饋  
以之覃既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  
士祿廩比王府官再遷太子太師開成三年旱帝多出  
宮人李珣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帝平吳多采擇  
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為無益放之盛德也覃

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為左衽宜陛下以為  
殷鑒帝善其將美以病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五  
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俄罷為尚書左僕射武宗初李  
德裕復用欲援覃共政固辭乃授司空致仕卒覃清正  
退約與入未嘗申狎位相國所居第不加飾內無妾媵  
女孫適崔臯官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昏權家覃之侍  
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為天子言故終為相然疾  
惡多所不容世以為太過憚之始覃以經籍剋繆博士  
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  
錢石大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

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子齋綽

裔綽峭立有父風以門蔭進爲李德裕所知擢渭南尉直弘文館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初劉潼蘇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遷給事中楊漢公爲荆南節度使坐貪吝貶秘書監尋拜同州刺史裔綽與鄭公輿封還制書帝自卽位諫臣規正無不納至是有爲漢公地者遂終不易會賜宴禁中天子擊球至門下官謂二人曰近論漢公事類朋黨者裔綽曰同州太宗興玉地陛下爲人子孫當慎所付且漢公累沒敗官奈何以重地私

之帝變色翌日貶商州刺史時猶衣綠因詔賜緋魚後蘇秘書監遷浙東觀察使終太子少保暉弟朗

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開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昇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白

舊書

寬延元年

卷之三十五

十一

才番亥

唐書卷三十五

列傳

十一

才番亥

言之不協治體為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  
累遷諫議大夫為侍講學士由華州刺史入拜御史中  
丞戶部侍郎為鄂岳浙西觀察使進義武宣武二節度  
歷工部尚書判度支御史大夫復為工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中人李敬寔排朗駟導馳去朗以聞宣宗  
詰敬寔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  
也而私出不避宰相邪即斥敬寔右拾遺鄭言者故在  
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爭得失不論則廢職奏徙它官  
久之以疾自陳罷為太子少師卒贈司空始朗舉進士  
有相者言君當貴然不可以科第進俄而有司擢朗第

一既又覆實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為衛州人九歲通  
春秋工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父伯祥為好時尉安  
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寶  
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  
諫曰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烝烝之思要無以加臣  
謂悉力追孝誠為有益妨時勦人不得無損捨入就寺  
何福之為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  
為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  
至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

而立況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爲不可亦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百姓惺惺無日不惕遣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下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乘于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靡屨取足於人勞罷宛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贍鰥寡猶當稍息勞敝以噢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

農有權酷之敝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入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旣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盜賊相挺而興戎狄乘間以爲風塵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旣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

未聞崇樹梵宮雕琢金玉之爲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  
溝洫人到於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  
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  
武遺風乎及制作之初支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  
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  
思格于天地千福萬祿先后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  
書奏未報復上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  
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  
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可  
名之名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爲可名之名故名

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除  
禍不勞人以攘禍陛下之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爲功則  
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爲也若以爲名則至德要  
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  
四海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  
勞人今興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竝起日課萬工不遑  
食息榜笞愁痛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哉  
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周違羣情徇  
左右過討臣竊爲陛下惜之不納以茂才異行高第累  
擢咸陽尉郭子儀取爲朔方堂書記子儀怒判官張曇

奏抵死郢引林甚力忤子儀意下徙猗氏丞李懷光引  
佐邠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郢勸不如西迎乘輿懷光反  
方銳不聽既又欲悉兵鼓而西時渾瑊提黨類爲賊諸  
將未集郢恐爲懷光所乘與李鄘固止之會懷光子瑋  
俟郢郢因脅說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尚誰在且  
國家固有天命人力不豫焉今若恃衆而動自絕千天  
十室之小必得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  
瑋大懼流汗不能語郢因與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  
道歸國事洩懷光先勒二將然後引郢詰謂郢抗詞無  
所愧隱觀者爲泣下懷光慙赦之孔巢父遇害郢撫屍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第五十五 李懷光

甄 聖明也

而哭懷光已誅李晟表其忠馬燧奏管書記召拜主客  
員外郎遷中書舍人久之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  
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絕請謁  
顯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  
遷太常卿貞元未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  
宗立病不能事王叔文黨根據朝廷帝始詔皇太子監  
國而郢以刑部尚書罷明年爲華州刺史政尚仁靜初  
駱元光自華引軍成良原元光卒軍入神策而州仍歲  
餉糒糧民困輸人累刺史憚不敢白郢奏罷之復召爲  
太常卿除御史大夫數月改兵部尚書固乞骸骨以尚

寬正元年

舊書傳  
作留載  
作有

書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曰貞郢恭  
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橐或勸盍如前人傳制  
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生平不治產有勸營之郢  
答曰祿廩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郢之相也  
與鄭珣瑜同拜既叔文用事珣瑜憂甚爭不能得乃稱  
疾不出郢未有所建自俄與珣瑜免故議者賢珣瑜而  
咎郢子定

贊曰王叔文雖內連姁尹外倚姦回以攘天權然是時  
太子已長朝無嫌罅若珣瑜郢與杜佑等毅然引東宮  
監國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嘿苟安所謂焉用彼

相者矣珣瑜一忿臥第與郢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  
重云

舊書出  
下有以  
畫八卦  
四字

子定辯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郢曰奈何以臣伐  
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  
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小字董二世重其早慧以字  
顯長通王氏易為圖合八出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  
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削  
鄭綱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所交皆  
天下有名士擢進士宏辭高第張延賞帥劍南秦署掌  
書記入為起居郎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德宗自興

寬延元全

唐書卷百十五

列傳

十五

下村翻刻



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  
外又廢宣威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爲中尉竇文場恃  
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細當作制奏言天子封賞  
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  
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著爲令也帝悟謂文場曰武德  
貞觀時中人止內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  
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爾不謂私若麻制宣告天  
下謂爾督我爲之文場叩頭謝更命中書作詔拜罷統  
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細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  
悟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

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細草立太子詔細不請輒書  
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乃定憲宗卽位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始盧從史陰與王承  
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  
密譖細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  
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  
者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細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  
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以怒陛  
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疆  
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細細常默默居位四年罷爲

軋勢相傾也

舊綱傳  
子祗德  
顯

太子賓客，又乃檢校禮部尚書，出為嶺南節度使。後累遷河中節度，入為御史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保、文宗。太和中年，老乞骸骨，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諡曰宣。綱本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為烜赫事，以篤實稱善名理。學世以耆德推之。孫顯舉進士，以起居郎尚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器識。宣宗時，恩寵無比。終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權德輿字載之，父臯，見卓行傳。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為判官。杜佑、裴胄交辟之。

舊書  
錢作利

德宗聞其材，召為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州縣大水，壞廬舍，漂殺人。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霖雨二時，農田不開，逋亡日衆。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羨利，以夸已功用。官錢隸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罔上邊軍乏，不稟糧召禍疆場。其事不細，陛下疑為流言，胡不以新利召延

寬延元年

舊書

五

傳

本

下寸飛刊

齡質數本末擇中朝臣按覆邊資如言者不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不省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當是時帝親攬庶政重除拜凡命諸朝皆手制中下始德輿知制誥而徐岱給事中高郢爲舍人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德輿獨直兩省數旬一還舍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爲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爲乏士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部貢舉真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爲公

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德輿因是上陳闕政曰陛下齋心減膳閔惻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入之心可謂至已臣聞銷天災者脩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畿甸之內大幸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踣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在所裁留經用以種貧民今茲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斂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於上矣十四年夏旱吏趨常賦至縣令爲民毆辱者不可不察又言漕運本濟關中若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入京師督江

淮所輸以備常數然後約太倉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糶于民則時價不踴而蓄藏者出矣又言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入百稅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銳於上獻爲國培怨廣軍實之末而兵有虛籍剝取多方雖有心計巧曆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言比經紬放者自謂技拭無期坐爲匪人以動和氣而冬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食旣空溘然就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下洗宥紬放者或起爲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頗采用之憲宗元和初歷兵部侍郎坐累徙太子賓客俄

還前官時澤潞盧從史詐傲寔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成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輿諫以爲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拔自軍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旣久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不可帝不聽及王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輿復請赦承宗徙從史後皆略如所料會裴垍病德輿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鏐繇河中入朝求兼宰相李藩以爲不可德輿亦奏平章事非序進宜得比方鎮帶宰相必有大忠若動否則疆不制者不得已與之今鏐無功又非姑息時一

舊書  
興作官  
錢

假此名以開後人不可帝乃止董溪于臯暮以運糧使  
盜軍興流嶺南帝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輿諫溪  
等方山東用兵乾沒庫財死不償責陛下以流斥太輕  
當責臣等繆誤審正其罪明下詔書與眾同棄則人人  
懼法臣知已事不諱然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司論報  
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帝深然之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  
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  
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  
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德輿善  
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寬和不為察

舊書  
事作已  
適之

舊書時  
上求理  
方切軍  
國無大  
小一付  
中書

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自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  
切于治事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  
帝前遽言亟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為本  
官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進扶風郡公于頔以子  
殺入自囚親戚莫敢過門朝廷無為請者德輿將行言  
于帝曰頔之罪既貸不竟宜因賜寬詔帝曰然卿為吾  
過諭之復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先是詔許孟容蔣又  
刊彙格敕既成上之留禁中德輿請出其書與侍郎劉  
伯芻參復研考定三十篇奏上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為  
山南西道節度使後二年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贈

尚書左僕射謚曰文德與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  
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  
觀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  
有補於世其文雅正瞻縉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  
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醜藉風流自然  
可慕貞元元和間爲摅紳羽儀云

子璩字大圭元和初擢進士歷監察御史有美稱宰相  
李宗閔乃父門生故薦爲中書舍人時李訓挾寵以周  
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肅韓偓等  
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且亂國不宜出入禁中不聽及宗

閔貶璩屢表辨解貶閔州刺史文宗憐其母病徙鄭州  
訓誅時人多璩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梁  
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授秘書省校書  
郎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  
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  
人當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它學士不得  
上書矣固讓見聽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  
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羣爲澧王作讓羣奏大凡已當  
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帝從其

舊書師  
古妻裴  
氏女巨

議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緡助營開業佛祠羣以為無名  
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進戶部侍郎元和十二年以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既誅師古等妻于  
沒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皆產鹽  
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老丐子以養帝爽然欲  
赦之以問宰相羣對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  
須出赦無及矣於是免死羣凡啓奏平恕如此帝嘗語  
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為辨謗  
略以自儆鑒其要云何羣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  
則欺為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凌潤膚受之說以

舊書積  
作稷

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繩之以法則人  
自歸正而不敢以欺帝避其言處州刺史苗積進羨錢  
七百萬羣以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戶之  
賦是時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羣數言  
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  
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  
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紘  
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  
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  
為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社稷之福也又

寬延元年

舊書卷二

詩

三

下村飛川

言世謂祿山反爲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爲感動羣以是諷帝。故鑄銜之帝卒自相鑄。會羣臣上帝號鑄欲兼用孝德爲號。羣獨以爲有睿聖則孝德并見。帝聞不樂。會度支稟賜邊土不時物多弊惡。李光顏憂甚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鑄奏邊鄙無事。乃羣鼓動欲以買直歸怨。天子於是罷爲湖南觀察使。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爲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貫。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俄拜御史大夫。未幾檢校兵

部尚書克武寧節度使羣以其副王智興得士心不若假以節度不報智興討幽鎮還藉兵逐羣羣失守左遷秘書監分司東都改華州刺史歷宣歙池觀察使進兵部尚書出爲荆南節度使召拜吏部尚書卒年六十一贈司空

贊曰聖人下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日惕于中。猶以爲未也。曰吾覆亡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興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去。雖存佞不遽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曰我曷以喪故。



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  
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  
可與共終崔羣以爲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  
是扁鵲所以誚桓侯也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終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賈杜令狐列傳第九十一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上  
書論事徙太平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署爲度支判官累  
進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績召授鴻臚卿兼左右  
威遠營使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  
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梁耽使司馬

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代  
耽召爲工部尚書耽納詔于懷飲如故旣罷召澤曰詔  
以公見代吾且治行敕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  
播越而行軍以公命問行在乃規旄鉞利公土地可謂  
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爲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朝  
廷有命卽爲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乃行軍中途安  
俄爲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優詔許獵  
近郊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僞號而陰蓄姦謀  
冀有以逞其兵數千自行營還道出滑或謂館于外耽  
曰與我隣道奈何疑之使暴于野命館城中宴廡下納

士皆心服耽每畋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然畏  
其德不敢謀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  
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  
進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于政耽病之屢移疾  
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曰元靖耽嗜觀書  
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  
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川夷岨必究知之方吐蕃  
盛彊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  
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爲圖又以洮湟甘涼屯

舊書理  
下有學

鎮額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為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為百里并譏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善之賜予加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為按察開元為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罔不通其器恢然蓋長者也不喜臧否人物為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愠世謂

淳德有常者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俊傑為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望為和親判官信安郡王漪表署靈州別駕關內道度支判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留後馳傳度隴破烏恭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遺書求和希望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悉衆爭墮

度  
本  
作  
支

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會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  
還授二子官時軍屢興府庫虛寡希望居數歲芻粟金  
帛豐餘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驪答曰以貨  
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徙西  
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界金者皆得罪希望愛  
重文學門下所引如崔顥等皆名重當時佑以蔭補濟  
南參軍事剡縣丞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  
子待之不加禮它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爲  
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府徙浙西淮  
南皆表置幕府入爲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

管經略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爲水陸轉運使改度  
支兼和糴使於是軍興餽漕佑得剡決以戶部侍郎判  
度支建中初河朔兵拏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敝  
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漢光武建武中廢縣  
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  
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  
內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入置吏不  
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  
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  
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

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關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

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况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又猶不慮失入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范雎業秦買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

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  
狀舉者當坐不為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  
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  
多國家以為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  
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借級隨時立制遇弊  
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邪議入不省盧杞當國惡之出  
為蘇州刺史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不行改饒州俄  
遷嶺南節度使佑為開大衢疏析屢開以息火災朱厓  
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召拜尚書右丞俄出為  
淮南節度使以母喪解詔不許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

軍亂立其子情請于朝帝不許乃詔佑檢校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徐泗討定之佑具初艦遣  
屬將孟準度淮擊徐不克引還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  
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愔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  
淮南初佑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為田積米至  
五十萬斛列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假僚  
佐故南宮傅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為佑斥去之  
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  
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為副佑  
既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以母喪還第佑

有所按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邪乃出  
諫為河中少尹叔文欲搖東宮冀佑為助佑不應乃謀  
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巽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  
冢宰盡讓度支鹽鐵於巽始度支啻用度多署吏權攝  
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凍染還  
少府職務簡脩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  
為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為無良邊臣有為而叛即  
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為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  
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  
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

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  
外邪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振西域宣  
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為法  
恐後奉使者為國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啜寇害中國  
開元初郝靈佗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  
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  
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  
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役遂致叛亡與  
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  
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為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

著之略也今戎醜方彊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  
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  
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與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歲  
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  
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  
許之仍拜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  
予備厚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太傅諡曰安簡佑  
資質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據百家俸周六官  
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為未盡因  
廣其闕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

卷之七 下 未番亥

書大傳 於時禮 樂刑政 之源千 載如指 諸掌大 為士君 子所稱 舊書三 子師損 嗣位終 司農少

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為入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  
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  
亭觀林苑鑿山股泉與賓客置酒為樂子弟皆奉朝請  
貴盛為一時冠天性精於吏職為治不儼察數幹計賦  
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  
為夫人有所蔽云

子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簿  
考定音律卿高郢稱之佑既相出為昭應令遷太僕卿  
子恂尚公主式方以右戚輒病不視事穆宗立授桂管  
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為營方藥羞膳及死暮而泣世

寬延二年 下 志 飛 刊



舊書子  
牧頌

稱其篤行卒贈禮部尚書從郁元和初為左補闕崔羣  
等以宰相子為嫌再徙秘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  
侗字永裕以門蔭三遷太子司議郎權德輿為相其婿  
翰林學士獨狐郁以嫌自白憲宗見郁文雅歎曰德輿  
有婿乃爾時岐陽公主帝愛女舊制選多戚里將家帝  
始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皆辭疾唯侗以選召見麟  
德殿禮成授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太和初由澧州刺史  
召為京兆尹遷鳳翔忠武節度使入為工部尚書判度  
支會公主薨侗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珣曰比  
駙馬都尉皆為公主服斬衰三年故侗不得謝帝矍然

始詔杖而暮著于合會昌初為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  
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禁中監軍請侗同選又欲  
閱良家有姿相者侗曰吾不奉詔而輒與罪也監軍怒  
表于帝帝以侗有<sub>大臣</sub>體乃詔罷所進伎有意倚侗為  
相矣踰年召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仍判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  
罷出為劔南東川節度使徙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  
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呼為聖米取陂澤  
芟蒲實皆盡侗更表以為祥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洄  
宴適不能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為留守

復節度劔南西川召爲右僕射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內院而  
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  
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爲歸長等  
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  
中書獨揖侗它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授侗  
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侗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侗遽  
封授使者復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  
殺大臣公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  
未幾册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爲鳳翔荆南節

唐書卷之六 列傳 九

度使加兼太傅會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于  
棕棕囚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之棕不意其死駭愕得  
疾卒年八十贈太師葬日詔宰相百官臨奠棕於大議  
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  
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秃角犀子裔休  
懿宗時歷翰林學士給事中坐事貶端州司馬○弟孺  
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大順初錢鏐遣弟鉞率兵擊徐  
約於蘇州破之以粲爲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粲害焉  
命孺休爲之以粲爲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粲害焉  
始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粲曰殺爾金焉往

竟延 卷之六 列傳 九

與兄述休同死悛弟悛

悛咸通中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謙自廣陵來見悛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悛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悛之間難完濬城墮閱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易悛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悛爲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悛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毬場賊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悛殺數百人圓退壁城西勛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悛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書夜戰不息謙乃請救於成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

度使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援反爲圓軍所包一軍盡沒悛使人間道走京師詔戴可師以沙陀吐渾兵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絢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爲圓所敗湘等並沒於是援絕賊乃以鐵鎖絕淮流梯衝乘城糧盡爲薄餽以給懿宗遣使加悛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勛遣圓入城見悛約降悛怒殺之勛復遺之書悛答書言安祿山朱泚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攜其黨勛累攻不得志會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凡十月悛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謙冒圍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悛遷義成軍節度

使檢校兵部尚書卒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頴病棄官復爲宜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

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天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一冀州以其恃疆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疆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勞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

成於鄣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  
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  
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  
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  
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  
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  
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  
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  
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  
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以爲

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瀕回轉顛倒橫邪未常五年  
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  
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壽武澣衣一肉小畋不樂自  
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  
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  
使生人未至於怙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  
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  
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  
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  
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

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間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

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旣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擗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罍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疆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

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爲谷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牧趙食盡且下郝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累遷左補闕史館脩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爲

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兔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疆百里用萬人爲壘窒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峇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留食邠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抽速未詰功之久也俄而澤潞平略

舊書  
人告曰  
爾改名  
畢踰月  
奴自家  
來告曰  
炊將孰  
而甑裂  
牧曰皆  
不祥也

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為司勳員外郎常兼史  
職改吏部復乞為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  
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齷齪小謹敢論列太  
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求邴舍其通古  
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  
兄宗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快快不平卒年五  
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  
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為墓誌悉取所  
為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  
云○頤字勝之幼病目母禁其為學舉進士禮部侍郎

傳又夢  
書行紙  
向皎皎白  
駒在彼  
空谷暗  
寢而歎  
曰此過  
際也吾  
生於角  
微還於  
角為第  
八宮吾  
之其厄  
也子自  
湖守遷  
舍人水  
還角足  
矣

賈餗語人曰得杜頤足敵數百人授秘書省正字李德  
裕奏為浙西府賓佐德裕貴盛賓客無敢忤惟頤數諫  
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頤吾無今日太和  
未召為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敗行未  
及都聞難作即辭疾歸頤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  
喪明卒

令狐楚字殼士德棻之裔也生五歲能為辭章逮冠貢  
進士京兆尹將薦為第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  
聞能作蜚語楚嫌其爭讓而下之既及第桂管觀察使  
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寤而後聘雖在拱所

見正倫  
卷之六  
列傳  
十五  
不  
亦



以父官拜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歲謝歸李說嚴  
綬鄭儋繼領大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  
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儋暴死  
不及占後事軍大譴將為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  
草遺奏諸將圍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  
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以親喪解既除召授右拾遺  
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為文於牋奏制令  
尤善每篇成人皆傳諷皇甫鏞以言利幸與楚蕭俛  
皆厚善故薦于帝帝亦自聞其名召為翰林學士進中  
書舍人方伐蔡父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

一本助  
作足

肯赦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  
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  
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為中書舍人俄出為華州  
刺史後它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  
鏞既相擢楚河陽懷節度使代烏重胤始重胤徙滄州  
以河陽士三千從士不樂半道潰歸保北城將轉掠旁  
州楚至中渾以數騎自往勞之衆甲而出見楚不疑乃  
皆降楚斬其首惡衆遂定度出太原鏞薦楚為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即位進門下侍郎鏞得罪  
時謂楚緣鏞以進且嘗逐裴度天下所共疾會蕭俛輔

政乃不敢言方營景陵詔楚爲使而親吏韋正牧奉天  
令于輦等不償傭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爲羨餘怨訴係  
路詔捕輦等下獄誅出楚爲宣歙觀察使俄貶衡州刺  
史再徙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長慶二年擢陝虢觀察  
使諫官論執不置楚至陝一日復罷還東都會逢吉復  
相力起楚以李紳在翰林沮之不克敬宗立遂出紳卽  
拜楚爲河南尹遷宣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弟  
兄務以峻法繩治士偷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以  
仁惠鑄諭人人悅喜遂爲善俗入爲戶部尚書俄拜東  
都留守徙天平節度使始汴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

入私藏楚獨辭不取又毀李師古園檻僭制者久之徙  
節河東召爲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射故事檢校官  
重則從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辭有詔嘉允俄兼大  
常卿進拜左僕射彭陽郡公會李訓亂將相皆繫神策  
軍文宗夜召楚與鄭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  
不則大臣雜治內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頷之旣草詔以  
王涯賈餗寃指其罪不切仇士良等怨之始帝許相楚  
乃不果更用李石而以楚爲鹽鐵轉運使先是鄭注奏  
建榷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人不便楚請廢使  
如舊去從之元和中出禁兵昇左街使衛宰相入朝

至建祚門及是亂乃罷楚卽奏鎮師初拜必戎服屬仗詣省謁辭本於鄭注實爲亂兆故王璠郭行餘驅將吏蹀血京師所宜停止詔可開成元年上巳賜羣臣宴曲江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怨疹感結稱疾不出乃請給衣衾櫬以斂刑骨順陽氣是時政在宦豎數上疏辭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諡曰文楚外嚴重不可犯而中寬厚待士有禮客以星步鬼神進者一不接爲政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所宜疾甚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有命何事此物邪自力爲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氣魄且盡可助我成之其大

舊書  
上有端  
字

要以甘露事誅譴者衆請霽威昔見昭洗辭致曲盡無所謬脫書已敕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請諡勿求鼓吹以布車一乘葬銘誌無擇高位是夕有大星實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有詔停鹵簿以申其志子緒緇顯于時緒以蔭仕歷隋壽汝三州刺史有佳政汝人請刻石頌德緒以緇當國固讓宣宗嘉其意乃止緒字子直舉進士擢累左補闕右司郎中出爲湖州刺史大中初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頎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果誰邪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緒少風痺不勝用

絢今守湖州因曰其爲入宰相器也卽召爲考功郎中  
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  
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絢搥語曰至治未  
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  
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絢再拜曰陛下  
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  
書舍人襲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還爲翰  
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  
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絢至皆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輔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再拜司

空未幾檢校司徒平章事爲河中節度使徙宣武又徙  
淮南副大使安南平以饋運勞封涼國公龐勛自桂州  
還道浙西白沙入濁河剽舟而上絢聞遣使慰撫且餽  
之裨將李湘曰徐兵擅還果反矣雖未有詔一切制亂  
我得專之今其兵不二千而廣舟艦張旗幟示侈於人  
其畏我甚高郵厓峭水狹若使荻艚火其前勁兵乘其  
後一舉可覆不然使得絕淮泗合徐之不逞禍亂滋矣  
絢懦緩不能用又自以不奉詔因曰彼不爲暴聽其度  
淮何豫我哉勛還果盜徐州其衆六七萬徐乏食分兵  
攻滁和楚壽陷之糧盡啖人以飽詔絢爲徐州南面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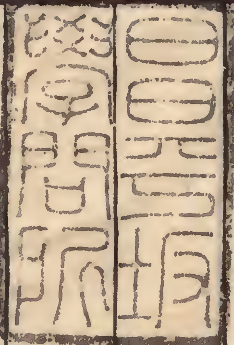
討使賊方攻泗州杜愔堅守絢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勛  
謾辭謝絢曰數蒙赦所以未卽降者一二將爲異耳願  
圖去之以身聽命絢喜卽請假勛節而救湘曰賊已降  
第謹戍淮口無庸戰湘乃徹警釋械日與勛衆歡言後  
賊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醢湘及監軍郝厚本時  
浙西杜審權使票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未至而湘  
覆賊僞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絢旣師敗乃以左衛  
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絢爲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僖宗初  
拜鳳翔節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事徙封趙卒年七十  
八贈太尉子瀉澳颯

瀉避嫌不舉進士絢輔政而瀉與鄭顥爲姻家怙勢驕  
僣通賓客招權以射取四方貨財皆側目無敢言懿宗  
嗣位數爲入白發其事故絢去宰相因丐瀉與羣進士  
試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大夫崔瑄劾奏絢以十二  
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屈朝廷取士法爲瀉家事  
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聽瀉乃以長安尉爲集賢校理  
稍遷右拾遺史館脩撰詔下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  
交疏指其惡且言絢用李琢爲安南都護首亂南方賊  
虐流著使天下兵戈調斂不給琢本進賂于瀉瀉爲人  
子陷絢於惡顧可爲諫臣乎又劾絢大臣當調護國本

而大中時乃引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侍郎李鄴爲夔  
王等侍讀亂長幼序使先帝貽厥之謀幾不及陛下且  
瀉居當時謂之白衣宰相瀉未嘗舉進士而妄言已解  
使天下謂無解及第不已罔乎瀉亦懼求換它官改詹  
事府司直絢方守淮南上奏自治帝爲貶雲爲興元少  
尹蛻華陰令瀉亦湮阨不振死渙渙皆舉進士渙終中  
書舍人

定字履常楚弟及進士第太和末以駕部郎中爲弘文  
館直學士李訓亂王遐休方以是日就職定往賀爲神  
策軍并收欲殺者屢矣已而免終桂管觀察使

贊曰耽佑楚皆惇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  
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礮中而玉表歟悰絢世當國亦  
無足譏牧論天下兵已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終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終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終

